

泣血的薔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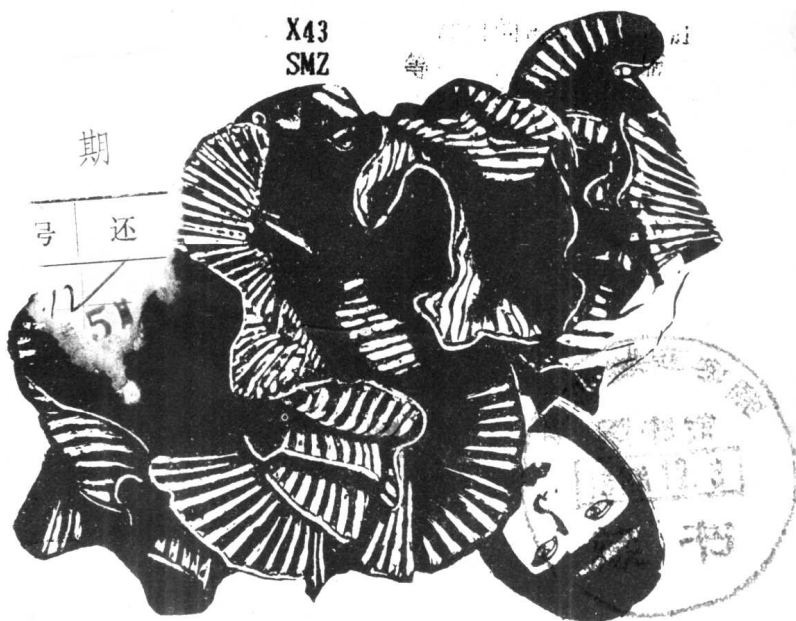
486965

X43
SMZ

等

期

号 还



〔日〕胜目梓 著
敏芝 峻岱 译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C0437434

泣血的 蔷薇

46.35

SMZ

责任编辑：李良元

封面设计：罗 诚

泣 血 的 薔 薇

〔日〕 胜 目 梓 著

敏 芝 峻 岱 译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湖 南 日 报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.5印张 155,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

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0,000 定价：2.45元

ISBN 7-202-00255-8/I·53

译者前言

敏芝 峻岱

胜目梓，1932年生于东京，日本当代著名通俗小说家，文坛上享有“硬派行动小说旗手”的称号。他是《文艺首都》杂志的同人，1967年被提名为第58次“芥川奖”候选人，1969年被提名为第61届“直木奖”候选人，又获“小说现代新人奖”，从此声名大振。

评家说，胜目梓的作品，一如他本人的品格，具有外刚内柔的特色。其作品群建立在社会性和感性经验的基础上，缺乏纯文学作品深思熟虑的理性内蕴，却是从泛人性的角度，更为直接地暴露了当代日本社会的众生相，因此而博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在当今的日本文坛，具有很大类似性的通俗小说有如洪水泛滥。胜目梓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，有如鹤立鸡群，是因为作者在这一创作领域里形成了一套富有魅力的独特模式。胜目梓也和西德尼·谢尔顿一样，总是把故事安排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。不同于他那位美国同行的是，胜目梓并不着力于描绘政界、财界和黑社会的细部，而是粗线条地勾勒出资本主义世界的阴谋、权争、倾轧、贪污受贿和各种腐败

墮落的輪廓。他的主要筆觸和細節描寫，總是著落於幾個備受邪惡勢力殘酷欺壓摧殘的弱者。引人入勝的是，作者筆下這些毫無勢力可言的可憐的小人物，為了報仇雪耻，往往激發起剛烈無畏的男子漢氣概，在正義怒火的驅使下，獨力懲罰那些在資本主義法律警察制度下受到庇護的歹徒。就連和他們命運相連的怯弱女子，儘管備受欺侮蹂躪，最終也會和她們的男性伴侶一道，對共同的強敵作出飛蛾扑燈式的一擊。這種以卵擊石的反击方式似乎是注定了的，因為敵人的實力過於強大，有政權、金融和暴力作為後盾。所謂“以牙還牙”的搏擊，骨子裡透着絕望的悲涼。作者以此來抒發他對被逼到窮途末路的小人物的無限同情。這也就是前面所謂的“外剛內柔”了。

從我們的標準看來，勝目梓作品中对性愛和暴力所作的某些自然主義描寫，當然是不足取法的。但我們對這些顯然有其局限的部分加以刪節或淡化處理，故事的整體結構、作品的主流仍然給人以強烈的感受，並有一定的認識價值。作品的社會性，應該是我們欣賞勝目梓的主要視角。最近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黑色的宴會》中譯本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遭劫女》（原名《暗殺城》）中譯本，都能反映勝目梓的獨特風格。這個譯本自然也不例外。從故事結構和悬念設置等寫作手法來看，《泣血的薔薇》（原名《薔薇的葬列》）也許在勝目梓作品中具有更大的代表性，這也可以說明本書出版的一個原因。

目 录

译者前言..... 敏芝 峻岱

黑要的秘密..... (1)

晴天霹雳——蜜月恶梦——第一次恐吓——
偶然的见证——午夜转移

讹诈·诱惑..... (31)

不耐寂寞——尾随——车祸——阴险的会见、
肮脏的照片——自杀？他杀？

寻踪觅迹..... (60)

兰花迷欲说还休——刚烈汉穷追不舍——勾
心斗角——人质血泪——最后的留念

探幽访艳..... (91)

情人旅馆——浴池女郎——苦涩的封口方式
——野蛮的折磨、吓人的邮包——盘根错节、
剑影刀光

魔窟历险..... (122)

接头——虎山行——魔窟重逢——血海深仇
——冒死脱逃——撕开黑暗的一角

又一个死者.....(156)

剖腹——苦中取乐——涉嫌大人物——花田

刚猝亡——弱女子终遭毒手

一报还一报.....(204)

直捣狼窝——经理招供——凶手受戮——南

原饮血——登纪子赧颜自尽

黑婴的秘密

晴天霹雳——蜜月噩梦——
第一次恐吓——偶然的见证
——午夜转移

1

这里是东京四谷三段交岔口附近一栋旧房子三楼的一室。窗外写着“现代社”三个大字。社牌迎着朝阳，光彩熠熠。室内乱糟糟的光景却与招牌上堂堂皇皇的“现代社”很不相称。

房间面积仅30多平方米，中间并排摆着5张有些污脏的办公桌。桌子上，印刷品和纸张堆积如山。嵌在墙内的钢制书架上，胡乱塞满了书籍、杂志和文件夹。房间一角放了一张黑皮面沙发，弹簧失去了弹性，整个座垫凹成一个大坑。

这张沙发上，躺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长发男人。他叫泷野恭平，30岁，是这家报道文学“现代社”的法人代表。

“现代社”有5名成员，其中3名采访记者，2名编辑。

报道内容大多是些黄色的东西，文章的主要买主是周刊。

那天早晨5点以前，泷野一直在整理一篇传奇报道，叙述一枚价值8千万日元的钻石戒指的来龙去脉。

这枚钻戒是战后不久由一家贵族抛售的，卖出之后，几经转手，现已辗转落到银座一家高级俱乐部的老板娘手中。这位老板娘的父亲当年是那家贵族的司机。报道的重点就落在这上面。

泷野在这杂乱的陋室里写完这篇情节艳丽的戏剧性报道，独自躺在旧沙发上睡着了。房里除了他，没有其他人。

上午7点20分，电话铃响了。窗户下面往来的汽车噪音比刚才明显增多了。

铃响第二遍，泷野才从“嘎嘎”作响的沙发上站起来，大步走到电话机旁，拿起话筒。睡意已经消失，泷野厌烦地等待着对方说话。

“我是泷野……”

“我是大浦妇产科医院……”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对方很象护士。泷野的眼睛立刻发亮了。

“生了吗？”他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母子都平安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我马上来。”

泷野放下话筒，大大地伸了个懒腰，脸上笑逐颜开。这很正常。结婚11个月，该有个孩子了。当然是头生子。

突然，泷野的笑颜凝固了。刚才一高兴，连婴儿是男是

女都忘了问。“粗心大意的父亲!”他苦笑了。但他想：不忙重打电话，让幸福尽可能延长吧。

泷野急忙走出房门，冲过走廊，走进洗脸间。蓄满水的洗脸池里插着一束鲜花。这是昨夜买来的，以备夜间去产院来不及买花。他在水池里洗了脸。心想：第一次去看孩子，总不能带着一副熬了大半夜的油糊糊的脸孔呀。他欣喜若狂，竟不曾注意刚才护士打电话时吞吞吐吐的语气。

大浦妇产科医院位于中野区，离西武新宿线野方车站不远。泷野和太太令子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公寓里，泷野让令子就近住进了这家产院。

8点多，泷野到达大浦产院。这时产院的大门还关着。他按了门铃。

从产院走廊里出来一名中年护士。她见泷野手捧鲜花站在朝阳下，立刻低下头，打开院门。

“我是泷野。给你添麻烦了。”泷野鞠躬致意。

护士避开了他的视线。

“请去见大夫。”

护士的话有些唐突。泷野注意到她有意避开自己的视线，态度十分生硬。

奇怪！泷野暗自嘀咕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令子和婴孩有意外吗？”

“大夫在诊室等你。”

护士说罢，掉转身朝走廊里走去，那神态仿佛逃跑似的。泷野轻敲诊室门，听到里面答话，表情僵硬地推开房门。院长大浦正在写字台前看报纸，只用眼睛向泷野打了个

招呼。

“我是泷野。您找我有事吗？”泷野站在门边说。

大浦院长搬了一把椅子，让泷野坐下了。那束鲜花搁在他的膝上，晃动着。

“刚给太太注射了镇静剂，她正在休息。”

“镇静剂……难产吗？”

大浦不回答，避开了泷野的视线。

“泷野先生，我想冒昧地问一句。”过了好一阵，大浦才开口，“你们夫妻哪一方有外国血统？”

“怎么？我和妻子是纯粹的日本人！”

“这话很难说出口，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太太生下的男孩，不是你的儿子。你没想到吧。”

“胡说……你们凭什么断定不是我的？”

“实说了吧，太太生了个混血儿，有黑人血统……”

“黑人？”

泷野膝上的鲜花掉落了。大浦弯下身拾起花束，放在桌上。

“您是说，令子生下了黑人的后代？”泷野觉得喉咙堵住了，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。

“我只是实话实说……”

“令子……那么令子……”泷野满面惊诧。

“太太自己也感到意外。她神经错乱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泷野顿住了。他想：这种事情，令子本人会不知道么？

他突然起身，从桌上抓起花束，狠狠摔在地上。花瓣撒

落一地。

“请冷静些！”大浦按着泷野的双肩，轻轻说，“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可你要为太太着想。她也是无可奈何呀！”

泷野重又坐下。脑海里好似掀起了一股巨浪，淹没了一切。

“太太清醒以后，你们夫妻好好商量，把孩子交托慈善机关抚养，办法还是有的。”大浦医生说。

泷野点点头。他缓缓地挪动身体，用手扫拢撒落在地上的花束。

“行了，让护士来收拾吧！”

大浦的声音没有进入泷野耳中。他仍旧弯着身子，扫拢地上的花枝，仔细地拣起撒落的花瓣，扔进诊室角落的字纸篓里。

“我去看看婴孩和妻子。”泷野说。

大浦默默地凝视着这个不幸的年轻丈夫，过了一会，点点头说：

“这样也好，眼见为实。”

大浦起身离座，一身浆得笔挺的白大褂，随着他的走动窸窣作响。泷野紧随其后。一到走廊，就可以听到婴儿尖细的啼哭声。一个护士低着头，从泷野身旁匆匆走过。

大浦推开新生儿室的房门。房里挂着窗帘，中间摆了一排小床。有的床空着，有的床上铺了毛毯。婴孩们在毛毯下一拱一拱，悄悄蠕动着。

大浦停下脚步，默默地回头看着泷野，以目光向他示意。泷野朝一张小床偷眼望去。刹那间，他仿佛看见一群苍蝇聚

在一起。那是一个婴儿的头，满头满脑卷曲的头发恰如聚成一团的蝇群。婴儿的皮肤呈紫红色。他睡着了。

“这家伙真是令子生下来的？”泷野问，声音发抖。

大浦点点头。泷野暗忖：这怎么可能是令子血肉的结晶？
不可思议！

“肯定是黑人的后代？”

“打开襁褓就……”

“算了！”

“算了？”听了泷野的嘟哝，大夫问道。

“如果这婴儿身分不明，也不妨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抚养。”
泷野说。这些话未经思考，冲口而出。说完了，连他自己都很吃惊。

“孩子是无罪的。话说回来，仅仅出于同情的话，你最好还是别养他。”大浦低声说。

“内人的病房在哪里？”泷野离开小床，走到新生儿室门口，回头说。

“我想她还睡着吧。”大浦说着，领先走出房门。

令子住在走廊对面一间单人病房里。泷野推门而入。床上的毛毯蠕动着，令子缓缓掉转头来。

2

令子醒了。

大浦伸手轻轻一拍泷野的肩膀。也许大夫想提醒他注意：

令子的精神状态仍不稳定。

沈野朝大浦轻轻点头，大浦便悄悄走了出去。沈野反身关上房门，走到令子床前。

令子神情木然地看着丈夫。她的脸色白中带青，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里，慢慢地积满了泪水。

“我买了一束花。”沈野说，那声音好象卡在喉咙里，再也接不上气。

“你……”令子发出嘶哑的嗓音。接着，她深吸一口气，闭上双眼。

“有话以后说，现在养身子要紧……”

沈野自然地伸手抚摸令子的头发，动作温柔亲切。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意外。

“见过孩子了？”

令子的脸痛苦地扭曲着，眼泪顿时止住了。

“在夏威夷，不是我的过错。”令子的身体在毛毯下激烈颤抖。

“夏威夷？在夏威夷怎么啦？”沈野问。他觉得有把尖刀猛然刺穿了胸膛。

“都怪我粗心大意。那次我不该睡觉，要是和你一起上街……”

“你是说住在威琪旅馆的时候？”沈野俯身看着令子的面孔。

令子从毛毯里伸出双手，蒙住脸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上街去的时候，一个男人闯进房里，是个黑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没料到会有这种结果，所以瞒着你。”

眼泪从令子蒙在脸上的指缝间溢流出来。泷野把手放在令子的手上，紧紧地握着。

“那是一次灾难。我相信你，令子……”

这些话说得并不自然，却是这么善体人意，倾注了泷野的真心。他尽量压抑自己的不快之感。否则他和令子都会落入可悲的境地。

“出了那件事，生下了这个婴孩……”

泷野把面颊埋在令子胸上。毛毯下，高高隆起的乳房鼓胀起来。令子皱起眉头。

“痛吗？”泷野抬头问道。

令子点点头。泷野掀开毛毯，解开令子的睡衣。乳房上爬满青筋，顶上是两颗鲜红、肿胀的乳头。泷野又想起了黑婴孩，这对乳头就是那孩子含在嘴里的。刹那间，夏威夷蜜月旅行的甜蜜回忆变成一场恶梦。

泷野的手从蓬隆的乳房上挪开了。想到乳房是给婴孩哺乳的，他非常生气。他用睡衣盖住乳房，拉上毛毯。

“那个人敲门，我醒过来，满以为是你，放心大胆地开了门。”令子的声音越来越嘶哑，她在诉说夏威夷那场恶梦。

泷野和令子结识于两年前，工作关系把他俩扯到一起。令子当时是一家女青年杂志的记者。“现代社”曾几次向这家杂志供稿，都是风俗报道的文章。

他们交往了一年，双双举行了婚礼。最初他俩计划到欧洲度蜜月，后来出于经济上的考虑，还要照顾工作，才将蜜月旅行地改在夏威夷。路上3晚4天，匆匆忙忙，赶到那里。

初到夏威夷，他俩十分高兴，象一对新闻记者，精力充沛，四处奔跑。

第二天傍晚回到旅馆，他俩在游泳池呆了一阵才回房间。令子说，她太疲倦，困得很，躺在床上很快睡着了。泷野轻吻妻子，他喜欢注视新娘可爱的睡态。

令子还没睡熟，接受了泷野的亲吻。泷野忽然想逗逗妻子，把手插进令子上衣的胸襟，令子睁眼笑着，凝望丈夫。不一会儿，她又被睡魔缠住了。

泷野走出房间。继续留在房里和令子戏闹，可能驱走她的睡意。泷野想让她好好睡一觉。泷野在街上逛了一阵，又在旅馆咖啡室消磨了一些时光，这才返回住房。

泷野敲敲房门，里面没有反应。他以为令子还在熟睡。睡了将近两个钟头，可以起床了。他走进休息室，挂了内线电话。令子立刻拿起话筒，她的声音显得很沉闷。泷野想，也许是刚睡醒的缘故吧。

泷野再返住室，房门马上打开了。他见令子脸上有些浮肿，以为是刚睡醒的缘故。

令子立刻进了浴室，开始冲洗。淋浴声响了很久。泷野哪里知道，这是为了洗净受辱的羞耻！

那天夜里，在皎洁的月光映照下，令子在床上承受了泷野的亲热。后来她哭了。泷野以为那是幸福的泪水，大受激发，热情倍增。令子以整个身心的爱响应他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个黑皮肤的小生命开始了。

隔壁病房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。令子使劲用手捂住耳朵。

犹野在病房呆了一个小时，起身离去。走出房门时，他的双肩塌陷着。这显然不是熬夜的疲劳所致。

令子揪心地注视着丈夫的背影。

过了片刻，附近的花店送来了一盆茉莉花。这是丈夫的礼物。病房里顿时花香四溢。看见这一朵朵白色的小花，令子心乱如麻。热泪好似断了线的珍珠，随着悲切的呜咽声滚滚而下。

隔壁传来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。令子堵住耳朵，闭上双眼。那场恶梦又清晰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。夏威夷蜜月旅行以来，这恶梦一直没有消失。

那天她听到敲门声，已经醒过来了。她揣摩是丈夫外出归来，面露微笑，打开房门。岂料站在门外的不是丈夫，而是一个身穿大红T恤衫和牛仔褲的年轻黑人。

“你好……”黑人亲切地笑着，用不很流利的日语问好，语气十分恭敬。

令子大吃一惊，延误了关门的时机。

黑人走进房里，朝后踹了一脚，关上房门，接着飞快地抽出小刀，另一只手捂住令子的嘴，把她推到房里，按在床上。嘴被捂住，令子无法发声。

“马内——？”黑人摇摇头，不知说什么。他咧开紫色泛光的嘴唇笑了，突然按住令子的脖颈。

令子惊恐万分。小刀顶着她的面颊，使她无法动弹。连衣襟被拉开了，三角裤被扯下了。令子好象化成了一座石雕。

入侵者在令子体内播下了孽种。令子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喊：“不如杀了我！不如杀了我！”